

箋註陶淵明集

藝文註陶淵明集卷之三

詩五首

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  
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  
已意者此事二姓故以異之嘗攷  
淵明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  
辰凡十七年間只十二首耳皆晉  
安帝時所作也淵明以乙巳秋爲  
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

賦歸去來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曹  
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寧容晉未  
禪宋前二十年輒取事二姓所作  
詩但題甲子以自取異哉矧詩中  
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  
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類而次之  
亦非淵明本意秦少游嘗云宋初  
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  
復屈身投劾而歸耕于潯陽其所

著書自義熙以前題甲子而巳黃魯直詩亦  
以後但題甲子而已黃魯直詩亦  
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然則少  
游曾直尚惑於五臣之說他可知  
矣故著于三卷之首以祛來者之  
惑云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  
空常晏如時來苟真會媿變想通衢投策

命晨裝暫與園由踈眇眇孤舟逝綿綿歸  
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陟千里餘日倦川塗  
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  
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蹟拘聊且憑化遷然  
返班生廬

班賦求幽  
貞之所廬

鶴林曰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簑  
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簑  
笠之念不忘乃爲勝耳淵明望雲  
慙高鳥四句似此宵襟豈爲外樂

所點染哉山谷曰佩玉而心若攜  
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

二首

其一

行年有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

喜見友于

洪駒父云以兄弟為友于歟後語也

鼓棹路崎曲

指景限西隅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

風負我心戢柁守窮湖

湖以制也

高莽恥無

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容舟遠近瞻百里餘  
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其二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

坎難與期

巽順也坎險也或曰巽風也崩坎水也言道路行役之艱難也

浪聒天響

聒喧也

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生

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  
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趙泉山曰二詩皆直叙歸省意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樂中

一作塗口按江圖自沙陽下流一百五十里至赤坂赤坂二十里至塗口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真詩書敦宿好林  
園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叩拙  
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  
虛明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懷役不遑  
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庶  
以善自名



按是時淵明年三十七中間除癸  
巳爲刑祭酒乙未距庚子參鎮軍  
事三十載家居矣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其一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  
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啓塗情已緬鳥旣  
歡新節冷風送餘善寒竹被荒蹊地爲筭  
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即理愧通

識所保詎乃淺

其二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  
欲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  
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  
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  
歸壺漿勞近隣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  
東坡曰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

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迹衡門下邀與世相絕顧眄莫誰知荆

扉晝常閉

閉必結  
切關也

淒淒歲暮風驚驚經日

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潔或結勁氣侵

襟袖輦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

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

深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

漢元朔中武帝  
詔封公孫弘爲

平津侯栖遲詎爲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

別

鶴林曰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  
此十字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  
後此者莫能加也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  
溪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  
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飈矯雲翻眷彼  
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何爲者勉勵從

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蹙  
想安得父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拍  
趙泉山曰此詩大旨慶遇安帝光  
復大業不失舊物也

### 還舊居

疇昔家上京

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亦有明故居

六載

去還歸

韓子蒼云湖明自庚子始作建或參軍由參軍為留澤遂棄官歸是

歲乙巳故云六載趙泉山云自乙未佐鎮軍幕迄今六載韓說蓋誤今日始

復來測捨多所悲阨不移舊邑屋或時

非履歷周故居隣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迹  
有歟特依依流幻百年中美暑日相推常  
恐大化盡氣力不及義撥置且莫念一編  
聊可揮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憂長風急林  
室頰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陸門前迢迢  
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晴身果菜始復生驚  
鳥尚未還中宵吟遙念一盼周九天纒髮

抱孤念奄出四十年形迹憑化徃靈府長  
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方  
時餘粮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  
既已不遇效且遂灌西園

按靖節舊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  
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  
於南里之南村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六  
蔓草不復繁園

木杲自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蟻  
無歸響叢鴈鳴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  
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  
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  
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  
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  
先美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



疲瘵無異患，予盥濯，魚簷下斗酒散襟。  
遙遙沮溺心，平載乃相閑。但願長如此，  
躬耕非所歎。

平聲

觀此詩知靖節既休，居惟躬耕是  
資。故蕭德施曰：安道苦節不以  
耕為恥。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獲

異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  
恐貧所懷，司田春有秋，寄聲與我諧。飢苦

歡初飽束帶候鳴雞揚穢越平湖汎隨清  
壑迴鬱鬱荒山裏猿聲閑且哀悲風愛靜  
夜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類  
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遙謝荷蓀翁聊  
得從君栖

蔡寬夫曰秦漢已前字書未備既  
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  
自齊梁後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  
韻故士率以偶儻聲病爲工文氣

安得不卑弱惟淵明韓退之時時  
擺脫俗拘忌故栖字與乖字皆取  
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

飲酒十二首

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  
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  
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  
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  
歡笑爾

其一

裴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

似東陵時

漢蕭何傳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

八美故世

寒暑有代謝入道每如茲達必

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

相持

黃山谷曰裴榮無定在彼此更共

之此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

言盡得此理

其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

事空立言九十行帶索飢寒况當年列子

遊於大山竟染故期行乎却之野忠義

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注以樂何也對

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人爲貴吾得爲人

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吾得爲男二

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已

行年九十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久

之終如常得終當何憂乎不賴固窮節者

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也不賴固窮節者

世當誰傳

詩眼曰近世名士作詩云九十得

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  
本非警策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  
或譏余貴耳賤目則爲解曰梁啓  
期事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  
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  
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  
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  
於長老其飢寒艱苦宜如此窮士  
之所以可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

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  
虛設

其三

蓮莖向千載人久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  
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  
復能幾條如流電驚兼鼎百年內持此欲  
何成

其四

栖栖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

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自直  
孤生松斂翻遙來歸勁風燕榮木此蔭獨  
不褻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趙泉山曰此詩譏切殷景仁顏延  
年輩附麗于宋

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  
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  
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也



王荆公曰淵明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四句由詩人以來無此句

東坡曰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

敬齋曰前輩有佳句初未之知後人尋繹出來始見其工如淵明悠然見南山方在籬間把菊時安知

其高老杜佳句最多无不自知也  
如是則撞破煙樓手段豈能有得  
耶

蔡寬夫曰俗本多以見爲望字若  
尔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一字之  
誤害理如此

張九成曰此即淵明賦畝不忘君  
之意也

其六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

同共舉毀三季多此事漢叙傳三季之後計云三代之末也

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惡咄丁骨切咄也且當從

黃綺

湯東澗曰此篇言季世出處不齊

士皆以乘時自奮爲賢吾知從黃

綺而已世俗之是非毀譽非所計

也

其七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裛於汲切，掇都奪切。況此

忘憂物，遠我遺世情。遠于願切。一觴雖獨進，杯

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

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定齋曰：自南北朝以來，菊詩多矣。

未有能及淵明詩語盡菊之妙如

秋菊有佳色，他華不足以當此一

佳字。然終篇寓意高遠，皆繇菊而

發耳。

尺齋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  
今塵俗氣

東坡曰靖以無事爲得此生則  
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韓子蒼曰余嘗謂古人寄懷於物  
而無所好然後爲達况淵明之真  
其於黃花直寓意耳至言飲酒適  
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  
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醉

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  
此論淵明

其八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竒姿凝霜殄異類卓  
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竒提壺  
挂寒柯遠望時復爲吾生夢幻間何事緜  
塵羈

其九

清晨聞叩門倒屣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

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繼縷  
茅簷下未足爲高栖一世皆尚同願君汨  
其泥沒細切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戀  
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鴛不  
可回

趙氏註杜甫宿羌村第二首云一  
篇之中賓主既具問荅了然可以  
比淵明此首

趙泉山曰時輩多勉靖節以出仕

故作是篇

其十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  
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傾身  
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  
閑居

趙泉山曰此篇述其爲貧而仕

其十一

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



飢至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  
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  
其寶裸葬何必惡前漢揚王孫臨終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人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遂裸葬  
當解意表

東坡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  
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又言精  
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東澗曰顏榮皆非希身後名正以

自遂其志耳保千金之軀者亦終  
歸於盡則裸葬亦未可非也或曰  
前八句言名不足賴後四句言身  
不足惜淵明解處正在身名之外  
也

其十二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  
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

張釋之子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終身不

仕仲理揚倫歸大澤高風始在茲  
一往便當

已何爲復狐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  
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

其十三

有客常同止趣捨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  
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  
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  
當炳

湯東澗白醒者與世計分曉而醉  
者頽然聽之而已淵明蓋沈真之

逃者故以醒爲愚而以兀傲爲顯  
耳

其十四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  
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  
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  
深味。

張文潛曰：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  
能常飲酒，而况必飲美酒乎？其所

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  
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略矣  
石林詩話曰晉人多言飲酒有至  
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蓋方時  
艱人各懼禍推託於醉可以粗遠  
世故耳

其十五

貧居乏人土灌木荒余宅  
灌木叢班班有  
翔鳥寂寂無行跡  
宇宙一柯樵人生少至

百歲月相催逼髮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  
素抱深可惜

其十六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  
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弊廬  
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  
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醫吾情

前漢陳遵  
字孟公嗜

酒每大飲  
賓客滿堂

其十七

幽蘭空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  
別蕭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  
當念還鳥盡發良弓

渴東澗曰蘭薰非清風不能別賢  
者出處之致亦待知者知耳淵明  
在彭澤日有悵然慷慨深愧平生  
之語所謂失故路也推其任道而  
不牽於俗故卒能回車復路云耳  
鳥盡弓藏蓋借昔人去國之語以

喻已歸田之志

其十八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頗好事人載

醪祛所感

揚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觴來門好事者載酒肴從游李觴來

爲之盡是謔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  
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湯東澗曰此篇蓋托子雲以自况

故以柳下惠事終之五柳先生傳

云然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



置酒招之造飲輒盡

其十九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  
餒困纏已足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  
介然分終死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  
一紀世路廓悠悠揚朱所以止

淮南說林訓揚子見

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雖  
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

無揮金事

文選張協詩云揮金樂當年

濁酒聊可恃

投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乙巳此

云復一紀則賦此飲酒當是義熙  
十二三年間

其二十

羲農去我父舉世少復真  
汲汲魯中叟子孔  
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  
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  
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  
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  
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  
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  
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  
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

君當恕醉人

東澗曰諸老翁似謂漢初伏生諸人退之所謂羣儒區區修補者劉歆移太常書亦可見不見所問津蓋淵明自况於沮溺而歎世無孔子徒也

東坡曰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

名言

止酒

居止次城邑道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  
止華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權止稚子平生  
不止酒止酒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  
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  
樂未知止利已始覺止爲善今朝真止矣  
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浹

山海經云黑齒  
之北白陽谷有

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皆戴鳥郭璞云扶木扶桑也

清顏止宿

容奚止千萬祀

胡仔曰坐止高蔭下四句余反覆  
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  
酒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  
樹蔭之下剗廣厦華堂吾何羨焉  
步止於葦門之裏則朝市深利吾  
何趨焉好味止於噉園葵則五鼎  
方丈吾何欲焉大歡止於戲稚子  
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在彼者難

求而在此者易爲也淵明固窮守  
道安於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

述酒

舊注儀狄造杜康潤色之

宋本云此篇與題非本意諸本如  
此誤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  
風夕已分素礫晶脩渚南嶽無餘雲豫章

抗高門重華固靈墳

豫章宋武始封重  
華斥恭帝攝燧事流

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神州獻嘉粟西靈

爲我馴諸梁董師旅羊勝喪其身黃山名

當是羊勝羊腹白公也沈山陽歸下國降

諸梁葉公也殺白公勝侯獻帝爲山陽公卒弒之成名猶不勤卜生善斯牧安

樂不爲君平王從韓子蒼去舊京峽中納

遺薰雙陵甫云育三趾顯奇文王子愛清

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閑居離世紛

栽栽西嶺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

殤非等倫

黃山谷曰此篇有其義而亡其辭  
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  
韓子蒼曰余反覆之見山陽歸下  
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  
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浚抱  
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  
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  
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  
推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



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趙泉山曰此晉恭帝元熙二年也  
六月十一日宋王裕迫帝禪位既  
而廢帝爲零陵王明年九月潛行  
弑逆故靖節詩中引用漢獻事全  
推子蒼意考其退休後所作詩類  
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然不欲顯  
斥故命篇云雜詩或託以述酒飲  
酒擬古惟述酒間寓以他語使

臭不可指摘今於各篇姑見其一  
二句警要者餘章自可意逆也如  
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此豈徒  
酒語耶末季多此事慷慨爭此場  
忽值山河改其微旨端有在矣類  
之風雅無愧誅稱靖節道必懷邦  
劉良註懷邦者不忘於國故無爲  
子曰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  
也

湯東澗曰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爲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罌授張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爲作故以述酒名篇詩辭盡隱語故觀者弗省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賦子反覆詳考而後知决爲零陵哀詩也昔蘇子讀述

史九章曰非之五百歲吾猶見其  
人也豈鑿言哉

責子

舒儼宣侯雍份端侯通佟九  
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也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  
不好紙筆阿舒儼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侯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份端侯  
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佟子垂九齡  
但覩黎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黃山谷曰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

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  
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數見於詩  
耳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有會而作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爲老農而  
值年災日月尚慙爲患未已登歲  
之功旣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  
通旬日已來始念飢乏歲云夕矣  
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救麥實所羨孰  
敢慕甘肥怒如亞九飯也當屬厭饑衣  
歲外將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弼者心深  
恨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慙  
豈彼志周窮夙所歸餓也已矣夫在昔余  
多師

趙泉山曰此篇述其艱食之慘尤  
爲酸楚老至更長飢是終身未嘗  
足食也

蜡日

蜡助

蜡臘祭名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

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

之也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我唱爾言得酒中適有多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

四時

此類詩類文有全篇然類詩首尾不類獨此警絕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暉冬

嶺秀孤松

劉斯立曰當是翫之用此足成全  
篇篇中堆此警策居然可知或雖  
顧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

許彥國詩話曰此詩乃顧長康詩  
誤入彭澤集

箋註陶淵明集卷之三



箋註陶淵明集卷之四

詩五言

擬古九首

其一

榮榮牖下蘭  
密密堂前柳  
初與君別時  
不謂行當久  
出門萬里客  
中道逢嘉友  
未言心相醉  
不在接杯酒  
蘭枯柳亦衰  
遂令此言負  
多謝諸少年  
相知不忠厚  
意氣傾人命  
離隔後何有

○其二

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

商榷非成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

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旣沒傳

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田疇字子春漢北平

無終人時董卓于長安幽州牧劉虞

欲遣使奔問行在無其人問疇奇士乃

爲從事疇將行道路阻絕遂循間道至長

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

不送章報於我疇答曰去去曠

壯之曠得此歸遂入徐無山中

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藝各潛駭  
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  
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  
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其四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  
朝爲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  
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  
相與還

北邙音松柏爲人伐高墳互低昂頽基無  
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  
傷

其五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子思三旬九食  
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  
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  
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

今至歲寒

其六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  
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  
厭聞世上語結交到臨淄  
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  
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  
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  
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  
萬一不合意求爲世笑之  
伊懷難具道爲君作此詩

湯東澗曰前四句興而比以言吾

有定見而不爲談者所眩似謂白  
蓮社中人也

其七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遠  
曙酣且歌曙東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  
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  
久當如何

其八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遊近張

搬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

荆軻為燕

太子州刺秦王太子及不見相知人惟見

賢客皆送至易水之上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

再得吾行欲何求

東澗曰首陽易水亦寓憤世之意

說苑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

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

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語也伯牙之

琴莊周之言惟鍾惠能聽今有能

聽之人而無可聽之言此淵明所  
以罷遠遊也

其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東澗曰業成志樹而時代遷革不  
復可騁然生斯時矣奚所歸悔耶



雜詩十二首

其一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  
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  
落地爲兄弟，何必骨肉親。  
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隣。  
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  
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其二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  
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  
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  
氣變

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子和揮杯勸  
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  
樓終曉不能靜

其三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爲三春藥今  
作秋蓮芳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  
有環周我去不再陽眷眷徃昔時憶此斷  
人腸

湯東澗曰此篇亦感興亡之意

其四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廛子  
孫還相保觴絃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緩帶  
盡歡娛起晚眠常早熟居當世士冰炭滿  
懷抱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

其五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  
翻思遠翥在再歲月頽此心稍已去值歡  
無復娛每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

不如擊舟無須更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  
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湯東澗曰太白詩云百歲落半塗  
前期浩漫漫中宵不成寐天明起  
長歎人生學無歸宿者例有此歎  
必聞道而後免此此淵明所以惜  
寸陰歟

其六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柰何五十年忽

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

男子自二十一至二十

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傾

家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

身後置

按此詩靖節年五十作也時義熙

十年甲寅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

遠集緇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

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

春秋二節同寅協恭朝宗靈像也

及是秋七月二十日命劉遺民

撰同誓文以申嚴斯事其間譽望

尤著爲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

賢

劉遺民張詮雷次宗宗炳周續之張野等預焉時秘書

丞謝靈運才學爲江左冠而負才

傲物少所推挹一見遠公遽改容

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

以規求人杜遠公察其心雜拒之

靈運晚節踈放不檢果不克令終

中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爲權貴  
譖忌出守豫章遠公移書邀入社  
甯辭不至蓋未能頓委世緣也靖  
節與遠公雅素寧爲方外交而不  
願齒社列遠公遂作詩博酒鄭重  
招致竟不可訕按梁僧慧皎高僧  
傳遠公持律精苦雖敗酒米汁及  
蜜水之微且誓死不犯乃歛靖節  
風槩願我能致之者力爲之不暇

卹靖節反麾而謝之或與樵蘇田  
父班荆道舊予何庸流能窺其趣  
哉靖節每來社中一日謁遠公甫  
及寺外聞鐘聲不覺壘容遽命還  
駕法眼禪師晚參示衆云今夜鐘  
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  
却廻去此靖節洞明心要惟法眼  
特爲揄揚張商英有詩云虎溪回  
首去陶令趣何深謝無逸詩云淵



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  
賢略不可人意遠公居山餘三十  
年影不出山蹟不入俗送賓游履  
常以虎溪爲界他日偕靖節簡寂  
禪觀主陸脩靜語道不覺過虎溪  
數百步虎輒蹶鳴因相與大笑而  
別石恪遂作三笑圖東坡贊之李  
伯時蓮社圖李元中紀之足標一  
時之風致云

其七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  
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  
弱質與運頽玄鬢早已白  
靖節早年  
白髮素標挿人頭前塗漸就窄  
家爲逆旅舍我如當去  
客去去欲何之  
南山有舊宅

其八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  
躬親未嘗替寒饑常糟糠  
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  
御冬足大布麤絺以應陽  
正爾不能得山谷云正爾

不能得乃當時語改作止其失語法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  
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柰何且爲陶一節

其九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浹汎東逝順  
流追時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蕭條  
隔天涯惆悵念常食慷慨思南歸路邊無  
由緣關梁難虧替絕音寄斯篇

其十

閑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

裳逝東崖沉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歲月  
有常御我來淹已彌慷慨憶綢繆此情久  
已離在弄經十載暫爲人所羈庭宇翳餘  
木修忽日月虧

其十一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  
飛拂塵梁邊鴛愁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鷗  
鳴清池涉暑經秋霜愁人難爲辭遙遙春  
夜長

其十二

嫋嫋松標崖婉孌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  
柯何可倚養色含津氣粲然有心理

東坡和陶無此篇

詠貧士七首

其一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  
曖曖空中城何時見餘暉  
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  
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  
量力守故轍豈不寒

與亂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湯東澗曰孤雲倦翮以興舉世皆  
依乘風雲而已獨無攀援飛翮之  
志寧忍亂寒以守志節縱無知此  
意者亦不足悲也

其二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  
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闔竈不見煙詩書  
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閑居非陳厄竊有愠

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鑒此賢

其三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

酒見飲

原生納決

履清歌暢高音原憲重華去我父貧士世相

尋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  
苟得冰所斂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其四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

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妻者魯黔

婁先生之妻也生生死魯子哭之畢曰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

時食不克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何  
寒於此而謚爲康寧其妻曰昔先生君嘗  
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受是有餘貴  
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辭而不受是有餘  
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  
卑價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  
得仁求義得義其好爵吾不榮辱饋吾不  
謚曰康不亦宜乎好爵吾不榮辱饋吾不  
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  
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  
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其五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

晉書洛陽大雪  
文餘縣令出見



袁安門無行迹謂其已死入見安復卧問  
其故荅曰大雪人乏食不宜干人令賢之  
舉孝 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留藁有常  
廉 温採莒足朝飡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  
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閭清  
節映西關

其六

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  
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

張仲蔚善

蜀文好詩賦常居第素所履蓬蒿沒  
人閉門養性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此士

胡獨然是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

窮通

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非窮通也

人事固以

拙取得長相從

其七

昔在黃子廉

黃善傳云南陽大彈冠佐名守黃子廉之後也

州一朝辭吏歸消貧略難儔年飢感仁妻

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爲兒女憂

孫一晤歎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觀哉

此前提脩

諫二疎

漢疎廣傳廣字仲翁爲太子太傅  
兄子受爲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  
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  
宦至二千石名立如此不去懼有  
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  
鄉不亦善乎即日上疏乞骸骨宣  
帝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  
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鄉里  
日具酒食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

蘇澤云四時之序功成者去

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二  
踈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  
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  
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  
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  
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

恤身後慮誰云其以亡父而道彌著

東坡曰詠二踈詩淵明未嘗出二  
踈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  
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  
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東澗曰二踈取其歸三良與主同  
死荆郢為主報仇皆託古以自見

云

詠三良

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揚  
公歿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爲殉國  
人哀之賦黃鳥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  
恐功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爲君所私出則  
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  
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因難  
忘君命安可違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  
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泣

然沾我衣

葛常之曰三良以身殉秦穆之葬  
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  
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穆不在  
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  
恩良不嘗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  
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  
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爲非也  
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

可許之死欲與梁丘據安陵君同  
譏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  
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爲三良  
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  
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  
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顛  
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  
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  
臣子得從違魏顛真孝愛三良安



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審如是則  
三良不能無罪然坡公過秦穆墓  
詩乃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  
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  
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言  
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  
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

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充

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瑟

筑宋意唱高聲淮南子高漸離宋意為蕭學流而歌於易水之上

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

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

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

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劔術疎

魯勾踐聞荆軻之刺秦王曰奇功遂不成惜哉其不講於刺劔之術也

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朱文公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者  
他自豪放得來不覺其露出本相  
者是詠荆軻一篇平談底人如何  
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讀山海經十三首

按讀山海經穆天子傳止題讀山海

其一

孟夏草木長  
遠屋樹扶疎  
飛鳥欣有托  
吾亦愛吾廬  
既耕亦已種  
時還讀我書  
窮巷隔深轍  
頗迴故人車  
歡然酌春酒  
摘我園

中旒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沈覽周王  
傳周穆天子傳者大康二年汲縣民發古塚所獲書也流觀山海圖  
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其二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  
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  
發新謠寧效俗中言

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又云要  
崑崙之丘郭璞註云王母亦自有

離宮別館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  
傳西王母宴穆王於瑤池之上爲  
天子謠曰云云

其三

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北  
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  
及周穆託乘一來游

山海經云槐江之山其上多琅玕  
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能

熊其氣魂魂爰有淫流其清洛洛  
平圃即玄圃涵流上音遙○穆傳  
天子銘跡於玄圃之上

其四

丹木生何許迺在崑崙音密山陽黃花復朱實  
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  
伊君子寶見重我軒黃

山海經云崑崙山上多丹木黃華而  
赤實食之不飢丹水出焉其中多

白玉是有王膏其與帝是食是饗  
瑜之玉爲良濁澤而有光君子服  
之以禦不祥

其五

翩翩三青鳥毛色竒可憐朝爲王母使暮  
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  
無所須惟酒與長年

山海經云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  
食又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

其六

逍遙蕪阜上杳然望扶木  
洪柯百萬尋森散覆塲  
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爲日浴  
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

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上有扶木柱三百里有谷曰暘谷上有扶木註云扶桑在上

其七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  
亭亭凌風桂八



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兼  
世上寶爰得王母心

山海經云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  
如柏葉皆爲珠。桂林八樹在番  
隅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載  
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  
鳳鳥自舞

其八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

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負丘足我糧方與  
三不游壽考豈渠央

山海經云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  
入黑色壽不死

其九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  
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  
寄鄧林功竟在身後

山海經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

逮之於禹谷渴欲得飲飲於河渭  
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  
死棄其杖化爲鄧林注李父者神  
入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  
豈以走飲哉

其十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  
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  
在昔心良晨詎可待

山海經云精衛炎帝之少子名曰  
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反或爲精  
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

曾絃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  
而寓意深遠若枯槁中實數腴  
真詩人之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  
每以世無善本爲恨因山海經詩  
云形夭無年歲猛志固常在疑上  
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

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  
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  
戚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  
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因思宋  
宣猷言校書如拂几上塵旋拂旋  
生豈欺我哉

其十一

巨猾肆威暴欽馭違帝旨窶窶

上音軌下音愈強

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爲惡不可

獲長枯固已馴鷄鷄豈足恃

山海經云鐘山神其子曰鼓是與  
欽鴉不殺祖江于崑崙之陽帝乃  
戮之欽鴉化爲大鷄鼓亦化爲鷄  
鳥見即其邑大旱。窳窳龍首居  
弱水中注云本蛇身人面爲貳負  
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

其十二

鵠鷄

當作鷄

爲見城邑

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

世當時數來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  
本爲迷者生不以喻君子

山海經云柜山有鳥其狀如鷓其

名曰鴝

音

見則其縣多放士注放

逐也青丘之山有鳥狀如鳩

### 其十三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鯨重  
華爲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  
告飢渴營復何及哉

擬挽歌辭三首

其一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其二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



時更龍嘗看案盈我前親在髮我傍欲語  
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  
草鄉一本有荒草無人眠一朝出門去歸  
來良未央

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  
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嵯峨馬爲  
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  
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柰何向來相送

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祁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  
矣或寓意騁辭成於暇日寬攷次  
靖節詩文乃絕筆於祭挽二篇蓋  
出於屬纊之際者辭情俱達尤爲  
精麗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古  
之聖賢唯孔子曾子能之見於曳  
杖之歌易簣之言嗟哉斯人沒

百年未聞有稱贊及此者因表附  
出之附于卷末

趙泉山曰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  
郊與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  
知挽辭乃將逝之夕作是以梁昭  
明采此辭入選止題曰陶淵明挽  
歌而編次本集者不悟乃題去擬  
挽歌辭曾端伯曰秦少游將亡效  
淵明自作哀挽王平甫亦云九月

清霜送陶令此則挽辭決非擬作  
從可知矣

又曰晉相伊善挽歌庾晞亦善爲  
挽歌每自搖大筮爲唱使左右齊  
和袁山松遇出遊則好令左右作  
挽歌類皆一時名流達士習尚如  
此非如今之人例以爲悼亡之語  
而惡言之也

按蘇劉皆不和豈畏死耶

聯句

鳴鴈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  
何不嘆息淵明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  
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飭惜之顧侶正徘徊  
離離翔天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忘愛翼  
循之高柯濯條幹遠眺同天色思絕塵未  
着徒使生迷惑

箋註陶淵明集卷之四